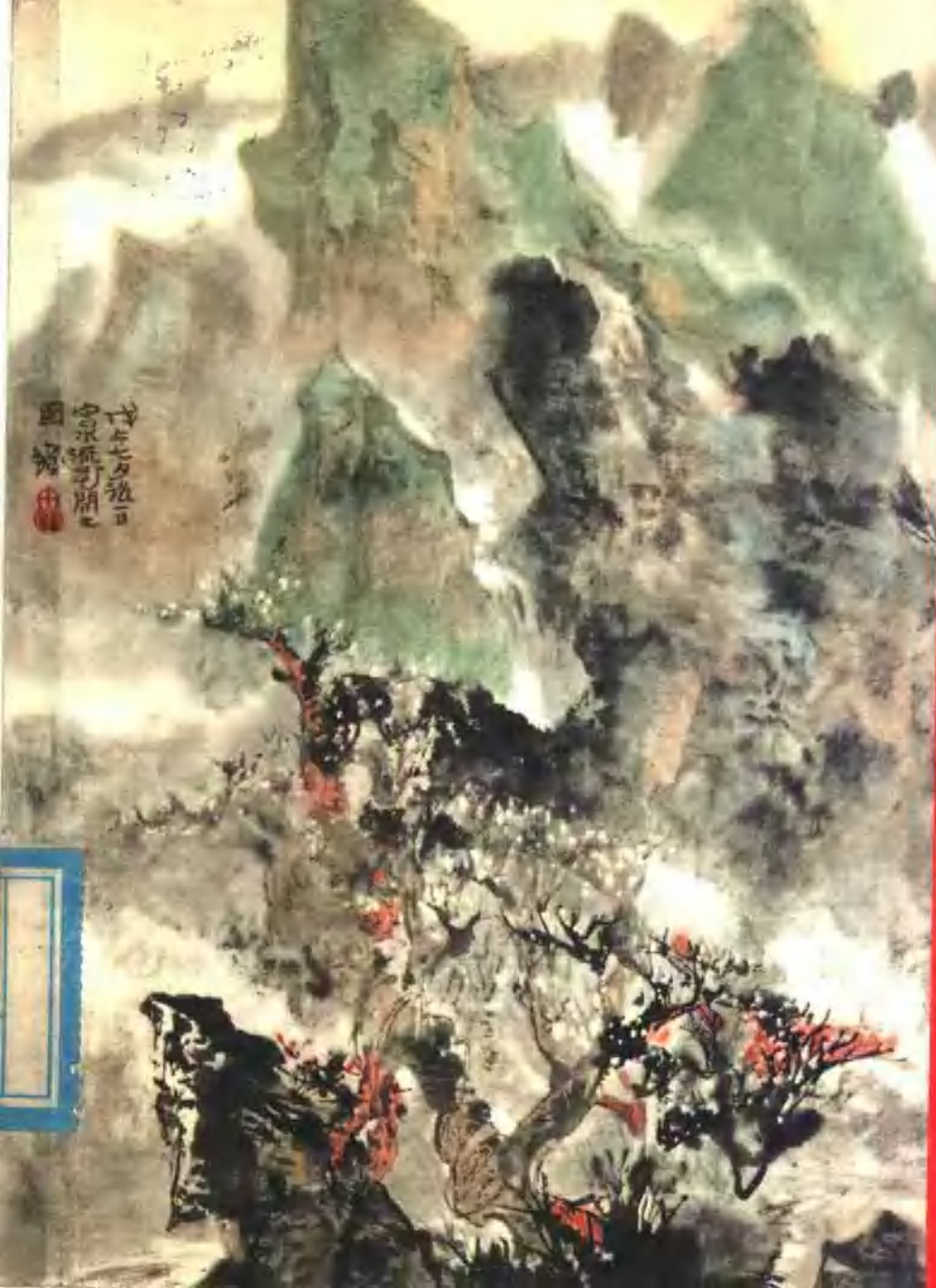


程十髮書畫

1



戊午年秋
程十髮
畫

山水树石

程十髮书画之一

一虹编

西泠印社

出	版	西	泠	印	社	杭州孤山
责任编辑	郁	重	今			
设	计	晏	殊			

印刷	上海美术印刷厂	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197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24	印张4 1/3	印数1-35,000
书号	8·193·105	定价:	1.70元

编者 的话

程十发是当代著名的国画家。他的书画造诣精深，风格独具，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多年来，他创作了大量连环画、书籍插图和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人物画，也发表过一些花鸟画和山水画。他还作过许多速写，但没有发表过。由于程十发对国画的各个领域都作过探索，并且都取得了成就，因此，系统地介绍他的书画，研究他的风格的形成，对促进我国国画艺术的百花齐放是有益的。本着这一精神，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

本丛书采取分类介绍的方法，初步分下列十册陆续出版：

- 一 《山水树石》；
- 二 《翎毛花卉》；
- 三 《走兽鳞介》；
- 四 《滇南塞北》；
- 五 《历史人物》；
- 六 《舞台艺术》；
- 七 《书籍插图》；
- 八 《书法篆刻》；
- 九 《红楼故事》；
- 十 《砚边拾遗》。

由于我们收集到的书画原稿和印刷品并不很多，在编辑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如有读者能为本书提供有关程十发书画的资料，我们将不胜感激，并将在修订再版时补充进去。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孙晓泉、韩天衡、张禽伟、丘受成、吴明耀、王克文、秦廷桢、金光瑜和伏文彦同志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目录

编者的话

胸中丘壑 笔底烟云 汝捷 (1)

山水速写

舟山渔船 (59年) (14)

尊经阁 (60年) (15)

虎丘 (16)

途中 (17)

邓尉古柏 (19)

香雪海 (20)

光福塔 (21)

太湖晚眺 (22)

黄山茶林场附近 (23)

雨窗速写 (24)

插秧时节 (25)

黄山茶林场 (26)

石门水电站桥 (27)

石门发电站 (28)

途中 (29)

歙县至汤口途中 (30)

渔火 (31)

呼和浩特五塔寺 (32)

承德古寺(一) (33)

承德古寺(二) (34)

壮乡山居 (35)

阳朔公园 (36)

三江程阳桥 (37)

碧莲峰下 (38)

阳朔西郎山 (39)

兴坪螺丝山 (40)

漓江 (41)

隔漓江望阳朔 (42)

作品介绍

白云红树	(44)
访菊	(45)
秋山小景	(46)
幽谷图	(47)
莽树烟岭	(48)
西林春早	(49)
山 树	(50)
晁补之新城游北山插图	(51)
雨中望莫厘峰	(52)
雨窗远眺	(53)
南山晚色	(54)
莲花峰(黄山)	(55)
西海门群峰(黄山)	(56)
石笋峰东望(黄山)	(57)
慈光阁(黄山)	(58)
玉洞桃花(约1945年)	(59)
关山霁雪(约1945年)	(60)
松下停琴(1956年)	(61)
缙寺晚钟(1957年)	(62)
广州六榕塔	(63)
古 柏	(64)
洞庭秋色	(65)
秋山图	(66)
闲 鸥	(67)
落叶满空山	(68)
漓江晚色	(69)
岭树重遮千里目	(70)
梅柳渡江春	(71)
雪 霁	(72)
深柳闻莺	(73)
秋艳图	(74)

黄山速写

黄山宾馆停车场	(76)
红旗楼远望人字瀑	(77)
散花坞中望散花精舍	(78)
黄山宾馆附近	(79)
蓬莱三岛	(80)
狮子峰后坞	(81)
始信峰前坞	(82)
雾中始信峰	(83)
玉屏楼一线天	(84)
逍遥溪	(85)
莲花峰下蒲团松(一)	(86)
莲花峰下蒲团松(二)	(87)
龙蟠坡观峰台	(88)
梦笔生花	(89)
曙光亭前	(90)
天都峰下迎客松	(91)
百丈泉	(92)
桥 头	(93)
天门坎	(94)
雾中之黑虎松	(95)
望客松背影	(96)
望客松	(97)
立雪台望云海	(98)
百步云梯	(99)
万松林一角	(100)
清凉台远瞩	(101)
西海诸峰	(102)
远望黄山	(103)

封面 水流花开

曾中丘室 筆底涵空

汝 捷

一

在程十发书画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富有诗意的落款：“云间程十发”。这“云间”就是目前位于上海西南郊的松江县。在那里，程十发度过了自己的幼年和少年。

松江，作为当时江浙两省的交通枢纽，不仅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县城，也是一个风光明丽的大乡镇。曲曲折折的小河，河中传来的橹声，两岸栉次鳞比的

低矮房屋，都给这座县城抹上一层浓厚的江南色彩。东西两座宝塔和众多的寺庙道观，体现着古老的中国文明。这里也有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高耸的十字架混在红墙黄瓦的寺庙群中，显得十分不伦不类，然而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使人一望而知这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角。

一九二一年，程十发出生在一个三代行医的家庭中，父亲给他取名程潼。三岁以前，他们家住在离县中心很近的莫家弄内，

与当地最大的东岳庙只有一墙之隔，从小他就看惯了寺庙的建筑和十殿阎王的嘴脸。三岁以后他家迁到西面大街一个比较僻静的所在，那附近有一座小得可怜的关帝庙，推开庙的后门，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座完整的西林塔。那里还有几处清朝士大夫留下的院落，如乾隆年间的大学士张照家的塔射园、道光年间的尚书张祥符家的四铜鼓斋等。所有这一切园林、古迹，都是程十发孩提时代的嬉游场所，同时也陶冶着他爱美、爱自然的性情。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故乡的宜人景色，《西林春早》（见第49页）便是他去年根据儿时回忆挥写出来的。

在他家邻近，还有不少店铺。有一家染坊，常常当街晒出用传统方法染的带有各种图案的布匹。又有一家纸牌工场，专门把印有人物、花卉的纸张，裁成一付一付的纸牌。此外，还有修理

古籍的店铺、专造神象的作坊、用木车床磋制各种日用品的小店以及一家裱画铺。这些店铺的营生，或多或少都与工艺美术有些关系。程十发时常在这些五光十色的铺子前留连，开始是感到新奇，久而久之，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民间工艺的熏陶和影响。

程十发的父亲是个颇有医道的中医，诊脉之余，喜欢栽培盆景，对于传统的书画也有相当的兴趣，家里总是挂着几幅附近文人的字画。这些字画当然算不上什么精品，但在幼年程十发的眼中，已经是了不得的杰作，他常常会默默地坐在一幅山水画前，用家里的包药纸，描上很久很久。后来，父亲的一位朋友送了他一本旧刻的《竹谱》、一本飞影阁的《画谱》和一本胡佩衡著的《山水入门》，程十发如获至宝，从此更加埋头苦学起来。

一天早晨，家里请来一位专

画灶壁的老师傅，在新砌的灶壁上作画，并让程十发在一旁观看。那位师傅用的颜料很古怪，不用藤黄而用中药黄梔子泡在酒里，竟然一样黄得很浓。墨，用的是黑煤。别的颜色也都十分别致。他先在周围画了一些图案，最后在中间画了一幅山水。全家都夸赞这位师傅画得好，程十发也十分佩服。也许是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吧，程十发后来对民间艺人总是相当尊敬，甚至把民间的绘画和书法看得比专业的更重。

当他九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家道从此一天天由小康陷入困顿。母亲不忍使儿子的学业荒废，便用父亲遗下的一种专治烂脚的秘方，为乡下人治疗，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担子。在那些年中，程十发学画也更加勤奋。由于条件限制，他没有机会接触古人真迹，只要能借到一些珂罗版的画册，

在他已是心满意足。有一次，他看到一本《黄鹤山樵画册》，爱不释手，想买下，又没有钱，只好借来日夜临摹，把画册上的一幅幅小画，都放大若干倍，画成象原作一般大的作品。那时，家里没有电灯，他就在油灯的微弱光线下着意摹写。这种时候，他的心完全融入画中，周围的黑暗好象暂时隐退了，艺术的光明呈现在眼前，使他欢欣和沉醉，他忘情地画着，画着，直到灯油燃尽，灯芯烧焦。他的刻苦好学不仅感动了母亲，甚至也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当时乡间老太婆念佛，要边念边用香棒点，后来她们看见程十发画一棵柏树也要用笔点无数次，便善意地笑他：“看，程潼又在念佛了。”终于，随着学习的不断进步，他戴上了近视眼镜。

二

一九三九年，十八岁的程十发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国画系。当时国画系没有人物专业，考进国画系的人都是学画山水、花鸟，程十发也是一样。入学那天，母亲亲自把他送到代理校长谢海燕面前，请谢多多照拂。以后，爱才的谢校长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学生。

三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二十年，但在国画界，“五四”的春风好象并未能将大多数画家从师古、仿古、复古的迷梦中吹醒。虽然美专的创办人刘海粟曾受过西洋文化的熏陶，比较具有革新的精神，但国画系的多数教师，还是以师承前代的某一大师、某一流派为主。如果有谁夸奖某位教师的画格调古雅，有“四王”余韵，那他一定会感到莫大光荣，这正如

清末同光体的诗人如果听到有谁夸他的诗有宋诗风味，会无限得意一样。美专的这种风气与社会风气是息息相通的，不过社会风气更为庸俗而已。譬如画船，不是轻帆点点，便是扁舟一叶，倘若谁竟敢在江里画上一艘冒烟的小火轮，一定会被目为异端，那画也绝对卖不出去的。

程十发从自学的道路奋斗出来，在进美专之前，他从无机接受任何“名师”的指点，也不知应以“师承”某一画派为荣。他固然也喜爱“四王”，临摹古画，重视从古人学习绘画的基本功，但决不拜倒在古人脚下。他认为，古人在他那个时代也是今人，今人到百年以后也会成为古人，古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如果我们不在遗产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那么后人在我们身上岂不什么也继承不到了？由于他具有这些非“正统”的观念，因此生活在上海美

专的“正统”气氛中，便觉得格格不入了。那时一般教师都是鼓励学生模照他自己所师承的流派，上课时教师先示范挥毫，然后便让学生照着他的范本依样画瓢。可程十发却常常拿起笔来画自己爱画的一套，这曾经引起某些教师的不快，对他交上去的作业也不愿再批阅。

不过程十发在美专也有志趣相投的师友，当他遭到某些人白眼的同时，却获得了一位山水教师的赏识。这位教师姓汪，名铎，字声远，是黄宾虹的学生，由于不善结交社会势力，一生未享大名。但他是一个非常懂得艺术的画家，也是一个擅长教学的画师。他不是鼓励学生专学一派，而是主张结合学生的特长，多方面地吸收各家各派的长处，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正是大诗人杜甫的学习方法：“转益多师是汝师”。这种教学思想无疑是比较进步的，也同程十发的想法十分吻

合，因此他很尊重这位山水教师，而汪声远也从一开始就很器重这个学生。后来，了解到程十发的家境很贫困，这位善良的先生不觉凄然了。他对程十发说：“我不反对你画自己的一套，但是你这样画下去，将来恐怕要饿死的。”他从自己潦倒的一生看到了程十发毕业后暗淡的前程。

果然不出汪先生所料，程十发从美专毕业后，不但画卖不出去，而且还欠了许多裱画的债。不得已，他只好放下画笔，到一家私人开的小银行去当雇员，只干了几个月，又因患肺病而遭辞退。从此，程十发便以贫病交加之身加入了旧中国庞大的失业队伍。为了糊口，他开始自修人物画，打算以后靠画连环画来维持生计。

解放后，程十发进了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生活才算有了保障，他的艺术也开始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放出异彩。三十年来他在

人物画的疆域里纵横驰骋，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是，程十发是从学画山水开始他的艺术生涯的，正是山水画给他打下了传统画的基础，他不附和那种把一切山水花鸟都诬为“士大夫情趣”的极“左”论调。近十年来，就在林彪和“四人帮”肆意践踏国画园地，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国内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程十发却以饱受冲击之身，作了许多精美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从而用自己的画笔宣示了一个正直画家对林彪、“四人帮”的愤懑和藐视。

三

本集所收，都是程十发的山水画和写生稿。

山水画中，除《白云红树》（见第44页）、《关山密雪》（见第60页）和《玉洞桃花》（见第59页）系早年所作外，其余大部分是近

几年来的作品。从早年的三幅山水可以看出画家青少年时期的基本功，如山头上的苔点使人想起著名的“米点山水”，树木使人忆及倪云林的笔触，山石上又可看到石涛的皴法。至于近几年来的作品则从内容到技巧都为人们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四人帮”专制时期，山水画基本上是个禁区，但程十发还是通过那绿水青山、烟云树石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翻开这本画册，画家的悲哀和欢乐，感慨和寄托，理想和追求，都从腕底滔滔汨汨，奔泻而出，一股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画，大都作于“四人帮”猖獗时期，那时画家备受折磨，既为自己的艺术担心，更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担心。晚上，他经常失眠，于是干脆披衣起来，坐到画桌前，在夜阑人静的氛围中思考，在星光月色的陪伴下挥毫。因怕“四人帮”

找麻烦，他用的纸特别小，画得特别细，但就在这些细小的画幅中，翻腾着汹涌的感情波涛。

雪景，是程十发这些年来喜欢选择的一种题材。它使人们想起：在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个严寒的冬天，但这并不是永无穷尽的漫漫冬夜，也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死寂的冬日。在他的笔下，每一幅雪景都写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弥天大雪把山峰、把树木、把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都无情地埋起来、埋起来，朔风凛凛，寒气森森；另一方面，不管是山，是树，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在雪压冰欺之下依旧傲然挺立，仿佛比平时装点得格外精神。有这么一幅画，画上远峰近树，一片皆白，天，也是阴沉沉的。然而，就在画的下方，却出现了一道蓝色的溪流，画的上端，也从树丛中飞出了数点寒鸦。

这说明，虽然是严酷的冬天，但在这琉璃世界中，生命并未止息，春天即将来临。（见第72页）

如果说，《雪霁》一图是表现了画家对“四人帮”的冷漠的憎，那么，《古柏》一图则倾注了他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烈的爱。翻到画集的第64页，我们的目光突然凝住了，心，肃然起来。一棵郁郁森森的古柏正屹立在眼前。柯如青铜，根如坚石的躯干，说明它饱经风霜而劲节不屈；苍茂的树叶，显示出它的年轮虽老而青春长在。这幅画是程十发获悉总理逝世的噩耗后，用泪水掺和着彩墨画出来的，枝枝叶叶浸润着他对总理的深深爱戴和怀念。“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杜甫：《古柏行》）在一九七六年一月那个严冬的日子里，程十发讴歌的正是这么一棵黛色参天的巨柏。仅仅九个月后，“四人帮”覆灭了，于是画家怀着胜利

的喜悦，又在柏树周围添上了遍野杜鹃，以告慰总理的英灵。

无冲突论永远是艺术的大敌。即使画山水，也应当抓住自然界的矛盾、冲突，倾吐自己的好恶，抒发自己的爱憎。这可以说是程十发山水的一个特点，不仅他的雪景如此，别的画也是一样。他有这么一幅小品，画面非常简单：一道飞泻而下的激流，一丛结满白色芦花的芦苇。但就是这两样景物，却显示了两种对立的生活境界，前者是自由的、开阔的、生气勃勃的世界，后者是拘束的、狭小的、令人沉闷的天地。画家喜爱哪一种生活呢？从画面上的六只沙鸥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六只沙鸥中没有一只害怕激流而躲向芦丛的，相反，其中两只已从芦丛飞向激流，另外四只站在一块石头上，目光也都注视着这股出峡的飞泉，看来也是身虽在此，心已向彼。画家自己为这幅

画题了一首诗：

芦荻秋风悔白头，
飞泉出峡向东流。
闲鸥应悟随波去，
极目云天五大洲。

正如画的点睛之处在几只沙鸥一样，诗的重笔也落在后两句。画家通过沙鸥的去向表明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见第67页）

象这样含意深长的画在程十发山水中几乎随处可见。他的画从来不是一览无遗，而总是留有余地，让读者自己去思索，去回味，去咀嚼。其所以能含不尽之意于画外，同他对画面的经营布局具有独到的才能是分不开的。宋代郭熙在《山水训》中曾经说过：“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盖

山尽出，不惟无秀拔之高，何异画碓嘴？水尽出，不惟无盘折之远，何异画蚯蚓？”程十发可谓深得其中三昧。他有一张尺幅山水《梅柳渡江春》（见第71页），小小的画面上，山既不大，也不高，但山间烟云弥漫，看去竟是一重山接着一重山，一重比一重险峻；水既不远，也不急，但一道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的柳堤横在水中，看去顿觉洪波浩淼，令人生畏。无须画家再作什么说明，人们会很自然地想道：顶峰，是让人神往的，可是山高水远路迢迢，只有付出艰辛的努力，才有希望登临绝顶。此外，象《山树》、《雨中望莫厘峰》、《写晁补之新城游北山意》、《秋山小景》、《访菊》、《秋艳图》、《落叶满空山》、《石笋峰东望》、《幽谷图》以及一些无题画，都因他在笔墨上独具一格，在构图上别具匠心，才令人遐想不已。

优美、新奇的构图总是通过娴熟、独特的技法表现出来。如果说，程十发早年的山水还带有明显的模仿佛古人的痕迹，那么，在他近年的作品中，古人的技法经过扬弃和昇华，已经与他自己的风格熔为一炉。当然，他是尊重传统的，他画山水以中锋为主，少量地用些偏锋，这正是继承了宋代画家的优良传统。但我们在他的山水画中见到的决不再是古人的一笔一墨，我们见到的是程十发的独具一格的笔墨，只是在他的笔墨中闪耀着传统的光辉罢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绘画也是一样。程十发通过长期的绘画实践，在构图和笔墨技法方面都有自己深刻的体会和见解。最突出的一点是，他认为绘画必须反映事物的勃勃生机和种种动态，要把死的东西画活，而不能把活的东西画死，这同罗丹关于“没有生命便没有艺术”的

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一观点出发，程十发主张画山水一定要画出山水的晴、阴、风、雨，要表现人工改造过的山河的美，万万不可把山水画成象导游图那样的东西。他又认为，云、雾、烟、水很难画，关键是要画出动的感觉或飞的效果来。因此他主张画云雾不要纯留白纸，不要弄成象在画上挖了一个一个洞似的，画云雾的笔也不能太净，应当含有其它颜色，有时透过薄薄的轻纱，还要使人看到云雾后面的东西。在色彩方面，他强调彩的作用，认为单有颜色不行，一定要有光感，要把对象在光线下的色泽反映出来。所有这些见解，都是程十发于实践中苦苦琢磨得出的，反过来又指导着他的绘画。我们看他的山水，常常有身历其境的感觉，仿佛曾几何时，我们也在那旖旎的山光水色中徜徉。这说明，程十发的确把山水画活了。

四

山水本无情，一经彩笔挥来，便觉情长意深。这是什么道理？看了程十发的写生稿，就可知道，他的山水所以动人，除了基础、修养、技巧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生活。倘若一个画家一辈子没见过名山巨川，那么，很难想象他的笔下能生出含情脉脉的山水来。程十发一贯重视生活体验，即使在“四人帮”专制时期，他也曾多次要求给他机会深入生活。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一面指责他画的总是“老一套”，一面却对他的恳切要求置之不理。直到“四人帮”垮台前夕，他才有机会去了一次黄山，而仅仅这么一次短暂的黄山之行，就为我们产生了一批生动的写生画稿。现在，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程十发又有了到祖国各地观察、体

验的自由。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已去过北京、杭州、内蒙、广西、广东。《漓江晚色》和几幅桂林速写画，就是不久前参加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活动时所作。当然，他在地除了画山水，更多的是画人物，也画花鸟和动物，那些作品在《程十发书画》的其它各册中将可看到。总之，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身有所历，目有所见，而后才能化为胸中丘壑，笔底烟云。

生活虽是艺术之源，却并不能取代艺术。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进入生活之后，还要善于选择，善于提炼。古人说：“千里之山，不能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要把最奇最秀的山水描绘出来，就需要选择，既选择写生的对象，也选择写生的角度。选择的过程也是形象思维的过程，画家的喜怒哀乐，种种情感都同时倾注进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写生实际上也是创作。

黄山面积五百多平方公里，引人入胜的风景，多不胜收。画什么，怎么画，都反映出画家的思想情趣。从程十发的写生稿中，我们看到，他对松树有着特殊的爱好。著名的迎客松、送客松、梦笔生花、蒲团松、万松林以及始信峰上的群松在画稿中都得到栩栩如生的反映。黄山松本来千姿百态，而在画家笔下更显得性格化了。有的伸长枝条，似迎远客；有的独立危崖，若有所思；有的生在山顶，饱经风吹雨打；有的已被吹得枝条倒挂，但躯干依然挺得笔直。看了这些画上松，真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陶铸同志所赞扬的松树的风格，想起陈毅同志的名句：“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写生稿中，也有几幅着意表现祖国河山的挺秀、壮丽，如